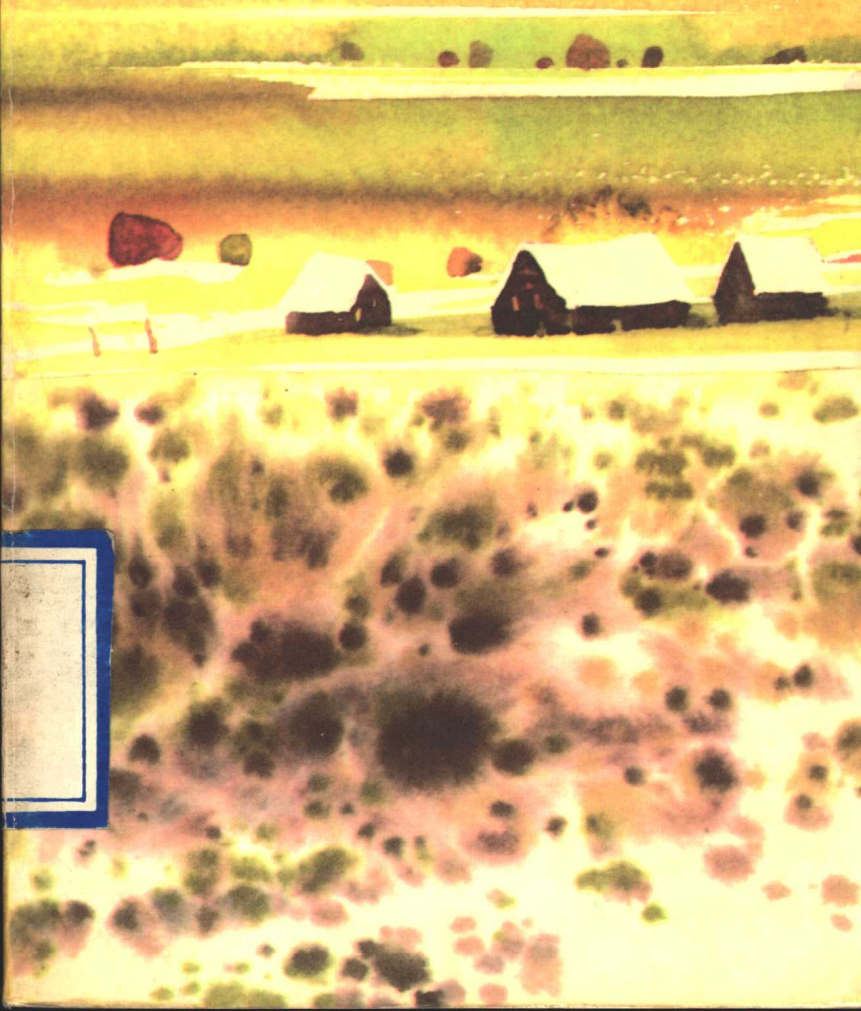




牧人笔记

张承志





牧人笔记

陈忠实



牧人笔记

张承志

花城出版社

牧人笔记

张承志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肇庆市狮岗)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插页 135,000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2319-7

I·1999 定价: 10.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予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内蒙古大草原，是当代著名作家张承志据以立命的第一块大陆，本书是作者关于内蒙古大草原游牧生活的第一本专题散文集子。

六十年代末期，作为知识青年的一员，张承志到了内蒙古草原的纵深处——东乌珠穆沁插队，在身份上和生活方式上，突变成地地道道的牧民。四年充满传奇色彩的游牧生涯，使他对大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生立方式、文化、风俗以及历史渊源，有了透彻的了解，并获得了民众意识和底层立场。这就是《牧人笔记》的由来。本书以抒情的笔触，对游牧世界作了深度描写，这些浓墨重彩的篇章，使人读来仿如亲历其境，疲惫的身心得以重返家园。

一九八三年作者曾在日本出版了日文版的《内蒙古大草原游牧志》。该书在日本出版后，反响很大，再版了六次，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内蒙古游牧社会的专业指南。《牧人笔记》是在此基础上，收入了作者一批同题新作组合而成。今天，古老的游牧生产方式已经面临着质变，游牧社会的传统历史，也翻向了它最后的一页，随着时光流逝，本书将越来越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

小 序

一九八三年五月至翌年，我在日本的东洋文库进修研究了一年。不敢称为“留学”的是，我当时没有打算为自己捞一个洋学位，因此虽然我去不少大学旁听过，但都是听凭兴趣所至，东游西荡。在接触学人中，渐渐地发现：当年在内蒙古草原当牧人时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都居然被人视为“学问”。这使我百思不解，但是也挺高兴。再后来，我更发现，学者们对他们故作高深吟咏哼唱的对象，即专业之主体；从人到世界的了解，其苍白令人好笑。于是我开始认真了，我想随意地写一写培育了我的青春的牧人生活，显示一点生活教益和学院学究的对峙。恰好那时又有一位非常好的合作者和理解者，在他的耐心帮助和过细的诱导下，我出版了《蒙古大草原游牧志》一书。这本书后来在日本重印了六次。

工作过程曾经非常愉快。当时我们常常是闲扯一般，对一个个草地掌故神吹大聊。编译的日本合

作者记下一些笔记，然后整理成成段的文字。日文版可以说是更富于细处描述的，补充了很多数字、表格和解释。中文原稿后来大致成了一个参考，只起着一种脉络的作用。

从那以后，转瞬已是十二年。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的意识中，只觉得自己出版过一本日文著作。有人问起中文原稿时，我总觉得：出版文字既然是外文，还问那草稿做什么呢？

八十年代后期有不少出版社向我追索这部中文原稿。我回答，中文不那么细致，中文是非常随意的，有一点像散文。可是对这部中文稿感兴趣的出版社还是想看看它。于是我翻开书柜纸箱找，这回大吃一惊：它不见了。

中文原稿，因我的不在意，丢了。

直至三年前我还是觉得无所谓。在《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前言》中我写道：

那书的原稿是一册薄薄的散文回想，原来盼它题为《青色的草原》，后来居然被我弄丢了，不知放到了哪里。稿子里没有出版了的这一套牧人经，是一册平静的回忆和归纳。

我不觉得太可惜。因为整个那个时期的我，

对于草原的回想都存在一种浅薄。我也许要纠正它，若付诸行动的话我再重写一本……

两年前写这篇追述时，我已经就自己的这本书做了清理，遗憾已经古旧，重做不知期日，我的念头在另一个思索上——在我个人面临的语境和表述的现实面前，实践使用外国语的写作，是一项严肃的选择和具有深味的现象。

但是，前些天收拾书物时，发现了一个纸包，我两手尘土，解开一看——

丢失了的中文原稿，静静地摆在眼前。

找回来了，十二年前的稿子。

我多是好奇地，马上捧着它，重读了一遍。不是模糊记忆中对它的印象，而是白纸上的黑字，我读着一个十二年前的自己。应当说我觉得有点新鲜和惊奇。

那时的笔触多么年轻，那时的心境多么单纯，同时，那时概括的勇气和结论的坚决，是多么使今天的我羡慕。

我居然敢于用那么简单的例子，用那么有限的一介牧人的日常生活，就兴致勃勃、在情在意地勾画起一个巨大的世界。因为什么呢？我对当时的动机饶有兴趣。今天看，也许用当时我身处的学术界

来分析是比较确切的：我在学术界求学，但我本能地感到四年纯粹牧人的生活，从社会地位的感铭到全面的蒙古语对思维的改造——使我不能皈依大学和研究所的学术。加之，那时的一切对我是宽容的，我的本能的异议，被掩护在人们对我能讲出的有趣细节的欣赏里。箭头快活地飞过去了，带着清脆的呼哨，而没有碰上墙壁的折断。中文的《黑骏马》是这样，日文的《蒙古大草原游牧志》也是这样。

今天我准备把这部中文稿出版时，我的愿望仍然是强调哺育过我的文化的意义。今天世界不再把我当成个可以宽容的孩子了，诚恳的驳难，恶意的诱读，都是我面临着的环境。我读过一个真挚的质疑：如果笔管里只是六八年的旧式理想，那么你究竟能坚持多久？我想，六六年抑或六八年的人和理想已经被改造了，从骨头到语言，我紧紧攀援日夜吮吸的，是另一种强大的、未被认知的、底层民众的价值观点和文化体系。这“另一种”千金难买；因为依附体制的知识阶级对它一无所知，他们顶多只能制造一种警察式的语境来压迫它而并不具备与它讨论的文化基础。是的，也许所谓六十年代的儿子已经找到了全新的基础，并且在体制的潮流之外跋涉着另一种道路。不仅如此，我还奢望着这“另一种”有一天会在源头上与中华文明的“这一种”清

澈合流，给垂老的文明以接济，给苦闷的青年以启发。

当然，谁也不敢对奢想过多依靠。对我来说，十二年前后我的心情，主要是对教育和改造过我的蒙古草原的牧民们，宣布一个不变的感激，并上缴一份我的作业。

我把这部旧稿题为《牧人笔记》，意思是说它只是我身为牧民时的一些零碎记录，并不是洞究游牧文化的正式著作。

沉吟再三我还是放弃了修改的念头。虽然十二年前的叙述中确有不少值得斟酌之处，但那时的单纯、放松，还有随意的俯拾，却不是今天可能轻求的了。

我是用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不假思索地一气写成的。写中偶有不妥，就擦掉换几个词。一边写一边感到了提纲；草原季节和游牧生涯的周而复始，以及与游牧生产天衣无缝丝丝入扣的牧人生活——渐渐成了我要揭示的主题。那时，离我离开草原还不太久，所有细微末节如数盛在心里，可以随写随用。就这样写了几本竖排的稿纸，——若不是日文版编译者后记中提及，我已经忘了：这份中文原稿的写作只用了约一个月时间。

写作时并没有预知今日的经济大发展。但是从

定居点的建设、铁轮车的普及等等因素上，我感到了一个巨大的学术结论：远古（至少可以上溯到前十三世纪）以来的游牧生产方式，已经面临着质变；亘古未变的游牧社会和牧民的传统历史，已经翻向了它的最后一页。这个预感，今天正以令人震惊和激动的实态，在我们的眼前实现着和运行着。

此外，关于亲族或邻里的“艾勒”（Ayil）为游牧生产和社会基础单位的见解；关于家庭直至伦理的适应严峻的畜牧业的见解，关于牧人的生命观点以及游牧社会的神奇的和谐有序的见解——今天，不仅已经基本可以说是正确的，而且我以为，它给草原以外的人们提供的参照作用是强有力的。

关于转写符号问题，必须做一个交待。

书中使用了大量的蒙古语的名称和术语。老实说，我一直认为，对于一种色彩鲜明而且相对单纯的文化来说，一个最简捷的描写法，就是彻底地分析它的最富本质特点的专用术语系统。换句话说，可以用《草原游牧世界一百词》或《游牧民语汇三百释》等等方式，描写一个单纯的文化或民族。

——若那样做，将是一项真正的研究。然而我尽管看到了这个方向，但我不想致全力于科学；我已经多次表示过，我喜爱自由自在不受领域的束缚。

我喜欢追随感性地，偶尔揭示出一些道理，但害怕繁杂地把它剖析清楚。

但是我还是大致列举了一些于游牧世界关系重大的文化语汇。出版日文版时，符号转写的问题，因日文片假名的特性没有出现。而此时使用汉语，就必须说明如下：

印刷蒙文是不可能也不妥的。最好在这个语汇系统后面注明拉丁转写。但是，蒙文书面语和口语间有一些差别——全部依照书面语转写，就会首先使我自己感到生疏和不惯。寻找一位蒙古族朋友，商量一种方案是可能的；但那仍然是一项严谨的工程，我并无十足的把握。即便那样汉语读者仍然会跳过那些字母转写读下去，而且获得不了任何读音。

我最后还是选了下策，用汉字摹写这些语汇。这样一来读到的将是近似音。而且对懂得蒙古语的读者来说，他们无法核对。这是我应该事先向这一部分读者致歉的，你们了解我当年只是放羊，并没有机会受到规范的语文训练。将来，或者在汉音后再加确切的转写，或者附录一个有原文、转写、释义的语汇表。但是我觉得光阴紧迫，请允许我暂付阙如，以后再做补足吧。

近年我删定了以草原为题材的、比较集中诉说

了我对我额吉的感悟和怀念的《金草地》一书，取代了另一部写坏了的长篇。此外我出版过一本《草原小说选》，并且在《黑山羊谣》、《错开的花》、《海骚》等诗体作品的一些章节中，尽我微力描述过草原游牧文化。《黑骏马》有英文、日文、哈萨克文的版本，我相信未来的蒙文本将是最好的一个译本。

后来，我有过一个有意识的努力，即把草原描写到新疆。这与突厥世界乃是蒙古文明的母体这一认识有关。天山、阿勒泰都是与蒙古同类的游牧文化。

我写得非常之少，后列的目录是收录这些作品的单行本书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这个目录中读到全部的草原题材作品，当然，有些太差的早期篇什被我删除了。

这一本《牧人笔记》是小说体和诗体作品以外的、有关蒙古草原作品的总集；除了《牧人笔记》外，还收进了这个领域内的主要散文甚至论文。我猜以后我还会多少写一些关于草原的文字，那时或许还会在这个目录中再增加一册，或者增订这本《牧人笔记》。

《牧人笔记》中的行政称呼，照十二年前的旧例未变。当然，人民公社已经改称苏木，生产大队换称为巴嘎，读者们自会一目了然。我没有企图统一

改变，因为这本笔记是得于那个时代。对汉族读者也许还该注明一句：内蒙古牧区的旗相当于县，苏木（公社）相当于乡，巴嘎（大队）相当于村、队。

粗略地把这部旧稿整理一遍以后，再品味我一生中围绕蒙古学术的，种种学习和变动，还有最终也没有安宁下来的心思，能说一些什么呢？是的，情绪激烈时我自责的浅薄，其深处未必没有隐忍和回避。但是正如孩子气的追述和用例显出的，短短四年的游牧生涯，对于我们的目的——让穿褴褛皮袍子和冻得两颊疤伤的牧人对学术发言——又确实是太单薄了。

所以，我再说一遍我只是呼唤，我觉得真正活生生地分析蒙古游牧文化的著作，应当产生于牧民的儿子们之间。虽然比例和概率会非常之小，虽然前定在成全这样一个人之前要严厉地要求他的许多素质，虽然他不仅要忠诚于游牧民族的本质还要具备广阔的胸怀和真理的原则；但是我坚信，游牧文化的母亲一定会养育出这样的优秀儿子。

我为蒙古游牧世界完成的，上述这一点写作确实微不足道。但是，我想我多少抗击了学术和文学中、特别是在所谓民族学社会学领域中横行的，无视民众主体、缺乏真实体验的某种殖民主义色彩浓

重的风习。我嘲笑并且破坏了那些伪学的贵族打扮，不管他们怎样不承认和佯作镇静，不管他们怎样恼羞成怒和漫画我的道路——未来由牧民的孩子创造游牧世界的文学形象和学术体系，一定将挟裹着风雪寒气、携带着羊皮的温暖、遵循着四季的周始和五畜的规律，以全套的牧人话语被描写出来。人人都是可以等待，这种局面必将出现。

这样写着，似乎出现了一种和草原、和牧民道别的伤感和沉重。是的，其实我早已郑重道别，离开培育了我和黑骏马的亲切世界，投向了后来的旅程。只是难舍难别，既别又目，依然如旧地向你们索取着支撑和证据。但是这本《牧人笔记》恐怕是我此生关于蒙古草原的最后的作品了，我把它献给你们，盼望你们的家族中因为有过我这个养子（tejigsen—hū）而高兴。

Bayartai

Temur·张承志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目 录

小 序	1
-----------	---

牧人笔记	1
------------	---

第一章 摇篮	3
--------------	---

第二章 生命	17
--------------	----

第三章 白色	31
--------------	----

第四章 喜庆	43
--------------	----

第五章 迁徙	53
--------------	----

第六章 雪国	67
--------------	----

第七章 血脉	81
--------------	----

第八章 牧人	93
--------------	----

第九章 朋友	105
--------------	-----

第十章 古歌	117
--------------	-----

汗乌拉	132
-----------	-----

袍子经	136
劳动手册	151
又是春天	160
初逢钢嘎·哈拉	167
午夜的鞍子	173
春水泛滥时	183
关于早期蒙古汗国的盟誓	192
历史与心史	
——读《元朝秘史》随想	213
狗的雕像	223
关于成吉思汗陵的思考	239
马的颜色	
——英文版《黑骏马》序	246
草原小说集自序	248
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节选）	252
附录：	
张承志有关蒙古草原题材书目	256